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二十九回 長老私行羊角洞 長老直上東天門

詩曰：白雲羊角石門開，人向蓬萊頂上來。
四面峰巒排劍戟，九重煙霧幻樓臺。
水清潭底龍常宅，風靜松梢鶴又回。
一覺長眠天未曉，吸魂瓶底只相催。

卻說長老說道：「貧僧自有個安排。」道猶未了，一道金光逕到羊角山羊角洞口。收了金光，早有個本山的山神接住，看見是個佛爺爺，繞佛三匝，禮佛八拜，說道：「不知佛爺爺降臨，未曾遠接，接待不周，望佛爺爺恕罪。」長老道：「羊角道德真君可在這個洞裡？」山神道：「在這個洞裡。」長老道：「此時可在洞裡麼？」山神道：「因為佛爺爺把他寶貝兒搗壞了，他方才進得門來，氣衝衝吩咐徒弟有底洞，看守了那個水火花籃兒，叮囑道：『花籃兒裡面有許多的寶貝，不可輕易。我下山去採些藥草回來，補煉吸魂瓶底。』因此下山去了，不在洞裡。」長老道：「羊角大仙今日下山，怎麼樣打扮？」山神道：「他今日下山，挽的雙丫髻，穿的白道袍，繫著一條黃絲縑，麻窩子暑襪一般高。」長老道：「手裡拿著甚麼？」山神道：「手裡提的另是一個小籃兒。」長老道：「你們且迴避著。」山神迴避了。好長老，搖身一變，就變做一個羊角真人一般無二，挽的雙丫髻，穿的白道袍，束著一條黃絲縑，麻窩子暑襪一般高。手裡提著一個小籃兒，搖搖擺擺，擺進洞去。適逢得那個有底洞的徒弟正在瞌睡，長老裝做一個羊角道德真君，叫一聲：「有底洞！」把個有底洞唬得好夢忙驚醒，顛狂不自由。長老又故意的罵上兩聲，說道：「著你看水火花籃兒，原來只在這裡打盹！」有底洞說道：「方才把個眼皮兒睜一睜，哪曉得師父就來。」長老故意的說道：「我不曾下山去哩！」有底洞說道：「原來不曾下山去？卻就折將回來。」長老故意的說道：「是我下山去，走了幾步，忽然間想起來，那個碧峰和尚本領高強，他倘或到這裡做個『犬吠雞鳴潛度關』，卻不坑殺了我？不如帶在身邊，萬無一失。」那有底洞正然要去瞌睡，巴不得個冤家離眼前，說道：「師父說得有理，不如你拿去罷，省得弟子耽驚受怕的。」長老又故意的說道：「拿過籃兒來。」有底洞雙手捧著個籃兒。長老取了個吸魂瓶，又故意的叮囑道：「這一件寶貝是我拿去，籃兒裡面別的寶貝還多哩！你再打盹，我回來和你講話。」有底洞心裡想道：「騎馬不撞著親家公，騎牛便就撞著親家公。方才打得一個盹，惹得師父說了這許多嘮叨。」

卻說金碧峰長老得了仙家這一個寶貝，金光一道，早上了寶船。三寶老爺說道：「適來國師為甚麼匆匆而去？」長老道：「也只為著個吸魂瓶兒。」老爺道：「怎麼為著個吸魂瓶兒？」長老道：「貧僧料定了那個仙人去下山採藥，是貧僧弄了一個術法，誑得他的瓶兒來了。」老爺道：「在哪裡？」長老道：「在這裡。」老爺道：「借與俺學生瞧一瞧。」長老即時把個瓶兒遞與三寶老爺。老爺道：「原來這等一個瓶兒，只有三寸來長，三寸來圍，就像白玉石碾成的一般。」馬公道：「這等一個小瓶兒，如何裝得一個老人在裡面？」長老道：「此乃仙家妙用。可以大，大則包山吸海。可以小，小則針鼻子不能容。可以輕，輕則無一毛之力。可以重，重則這等一個寶船，也可以裝載得寬兮綽兮。」馬公道：「原來這等妙，借俺學生看一看。」各公公俱看了一看，說道：「可將此瓶傳示眾將，今後遇著這等一個瓶兒，叫你名字切不可答應。」長老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傳示各將官俱看一看。」這一看不至緊，中間就有一段古怪蹊蹺的事出來。

是個甚麼古怪蹊蹺的事出來？瓶兒遞與眾將官，眾將官看完了，仍復遞與金碧峰長老。長老拿在手裡一看，仰天一聲大笑。三寶老爺道：「國師大笑，笑著哪一件來？」長老道：「這個吸魂瓶兒不是真的了。」三寶老爺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怎麼不是真的？」長老道：「是那一個抵換去了。」老爺道：「國師差矣！眾將官俱是我帳下的人，正叫做南來一路雁，豈有個抵換之理！」長老道：「不是我這裡人抵換，就是那羊角道德真君抵換去了。」馬公道：「羊角真君過來，眾將官豈不認得？」長老道：「那大仙的本領不小，他必然是變做我的南朝軍士，混在帳前，撮撮弄弄，弄將去了。」馬公道：「哪裡變得這等兒廝像。」長老道：「我怎麼變得像羊角大士？」王爺道：「查問傳送官便知端的。」傳送官說道：「只見船頭上提鈴的花幼兒，他說道：『只怕明日我也上陣，錯答應了他，不如借我看一看。』想必就是他了。」長老道：「就是他了。」三寶老爺道：「怎麼來得這等快？怎麼變得這等像？俺心上到底有些不准信。」

長老道：「你不准信？」把個手指頭望西一指，只見西上掉將一位尊神下來，素巾素袍，素靴素帶，看見佛爺爺繞佛三匝，禮佛八拜，說道：「佛爺爺呼喚有何使令？」長老道：「你是何神？」其神道：「小神是西方揭諦神。」長老道：「羊角山羊角洞在你西方麼？」揭諦神道：「是在小神西方。」長老道：「洞裡有個羊角大仙，你可曉得？」揭諦道：「小神曉得。」長老道：「他方才下山採藥，可曾回來麼？」揭諦道：「方才採藥回來，為著老爺的事，鬧了這一會。」長老道：「他怎麼鬧哩？」揭諦道：「他採了藥轉回洞中，叫聲：『有底洞拿過吸魂瓶兒來，待我來補著。』那有底洞道：『師父拿去了，怎麼又問我要？』仙人道：『我下山採藥交付與你的，你怎麼就沉沒了我的？』把個有底洞口裡只是叫屈。仙人道：『叫屈也枉然，我要我的寶貝。』有底洞說道：『你先前是交付與我，我便與你看著。然後你下山去，去不上盞熱茶時候，翻身折回來。我又問你，怎麼就來了？你說是我方才下山去，走了幾步，猛然間想起來，那個碧峰和尚本領高強，倘或他走將來撮弄得我的去了，卻不是坑殺了我。不如帶在身邊，萬無一失。我便連忙的遞與你。你怎麼又來問我要，反賴我沉沒了你的？』師徒兩個你賴我，我賴你，賴了一會兒，羊角仙人袖占一課，早知其情，即時駕起祥雲，來到老爺寶船之上。可的老爺船上都在看寶貝，他就搖身一變，變做個船頭上提鈴的花幼兒。帶的是花幼兒的綠紗巾，穿的是花幼兒的黃披掛，故意的說道：『只怕我明日也上陣，錯答應了他，不如借我也看一看。』他拿到手裡來，就抵換去了。」長老道：「是了，你去罷。」揭諦神駕雲而去。

長老一手拿了瓶兒，一手叫左右的取過無根水一鍾來，用指甲水一彈，彈在那個瓶上，遞與老爺。老爺看時，原來是張白紙剪成的。老爺道：「怪哉，怪哉！看此異事，傳下將令，叫過花幼兒來。」傳令的回覆道：「花幼兒連日發了絞腸痧，不曾起來，遞得有病狀在軍政司。」王尚書道：「這都是逼真的，再不須查究。只一件來。」馬公道：「哪一件？」王爺道：「那仙人得了這個寶貝，只怕他明日又來。」長老道：「我還去會他的。」馬公道：「好人不做倒做賊。」長老道：「都是羊角道士做賊。」馬公道：「怎見得是羊角道士做賊？」長老道：「你豈不聞誅斬賊道？」道猶未了，一道金光，燭天而起。卻說羊角仙人取了寶貝，轉回洞來，好不快活也。叫聲：「有底洞在哪裡？」有底洞走向前去，說道：「弟子在這裡。師父，你是真的，還是假的？」仙人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我是真的，終不然師父有個假的？」有底洞說道：「那個金碧峰長老和師父一般兒，哪曉得他是個假的。」仙人道：「你這是傷弓之鳥，見曲木以高飛。真的自真，假的自假。你也帶些眼色走就好了。」有底洞道：「師父，你在哪裡去來？」仙人道：「我去取寶貝來。」有底洞道：「可曾取得來麼？」仙人道：「是天大的緣分。」有底洞道：「怎麼是天大的緣分？」仙人道：「我去之時，他們正在看這個寶貝。是我變做了南朝一個提鈴的花幼兒，接他的過來，復手就把個白紙剪的換了他的。」有底洞說道：「寶貝在哪裡？」仙人袖裡取出一個吸魂瓶，交付徒弟，說道：「這不是？」有底洞大喜，說道：「師父真好手段也！」仙人道：「我的藥草共是七樣，已經有了四樣，還少三樣，我不免還下山去走一遭。你今番卻要仔細，再不可被他誑騙了。」有底洞說道：「今番弟子曉得了，師父來得遲，就是真的，師父來得早，就是假的。若是假的，我一把揪住了他，待等師父回來，與他算帳。」仙人道：「言之有理。但我去後，你須關上洞門，免致疏失。」有底洞道：「是，是！」羊角仙人離了洞門，方才要下山去，心裡想一想，說道：「我還少吩咐了他一件。」卻又折回來，敲一敲洞門。有底洞聽見是那個敲門。心中大喜，說道：「今番卻是金碧峰來也，待我扯住了他，功勞不小。」連忙的開了洞門，也不管是張三，也不管是李四，一把扯住，大喝一聲道：「哇！金碧峰，你今番遭我手也！」仙人道：「徒弟，我不是金碧峰，我卻是師父。」有底洞道：「你還來胡說。我前番被你

哄了，致使我師徒們大鬧一場，我今日豈肯輕放於你？」仙人道：「我委實不是金碧峰。」有底洞說道：「你又來哄我。我與師父計議已定，大凡來得遲，就是師父；來得早，就不是師父。豈有我的師父這早晚就折回來也？」仙人道：「你放了我，我有話與你說。」有底洞道：「放是放不成，你有話只管說來，我聽著。」仙人道：「我轉來與你定下一個計策，好拿金碧峰。」有底洞心上還是半信半疑，說道：「是個甚麼計策？」仙人道：「若不定下一個計策，這如今我分明是真的，你又說我是假的；過會兒他分明是假的，你又說他是真的。卻不錯誤了乾坤，顛倒了日月？」有底洞道：「你定下個計策便是。」仙人道：「我和你做下一個啞號兒，大凡是我回來之時，先把頭上巾點一點，次二把腰裡的繅抖一抖，次三咳嗽三聲，不論來遲來早，俱是這個啞號兒，就是你真師父。大凡沒有這個啞號兒，就是假師父，你便扯住他，與他相關。」有底洞心下才明瞭，放下手說道：「師父饒罪，弟子是個有眼不識泰山，衝撞了師父。」仙人道：「徒弟，我不怪你，這正是你的小心處。」羊角仙人定了這個啞號兒，放心大膽而去。

卻說金碧峰到了羊角洞，收住金光。羊角山山神急忙的接住，繞佛三匝，禮佛八拜，說道：「接待不周，望佛爺爺恕罪。」長老道：「羊角仙人可在洞裡麼？」山神道：「方才又下山去了。」長老道：「他今番又有甚麼事下山？」山神道：「他藥草共是七味，還少三味，故此下山。」長老道：「他的寶貝在哪裡？」山神道：「還在洞裡。」長老道：「他今日下山之時，怎麼樣兒打扮？」山神道：「他今日打扮，與每日不同些。」長老道：「是個甚麼不同？」山神道：「他今日頭戴的逍遙折巾，身著的鴉青直裰，腰繫的呂公絲繅，腳穿的方頭雲履。」長老道：「他手拿著甚麼？」山神道：「他今日撇了小籃兒，拿的是鵝翎羽扇。」長老道：「你且迴避著。」好個長老，搖身一變，就變做一個羊角仙人一般的模樣，一般的打扮，搖搖擺擺，到羊角洞口叫一聲：「徒弟開門。」

有底洞連忙的把個洞門開了，只見衣服、面貌都和師父一般，只是啞號兒不是師父傳的。有底洞大笑了三聲，說道：「金碧峰和尚，你好不差哩！前番我是認不得你，被你騙了。今番我又認不得你麼？我又被你騙麼？」金碧峰長老被他數說得啞口無言，一道金光，燭天而起。有底洞看見長老走了，不勝之喜，嘎嘎的大笑了幾聲，說道：「我師父好計策也！」長老聽說「好計策」三個字，他便眉頭一蹙，計上心來，收了金光，落下洞口。山神接住，說道：「佛爺爺還有甚麼使令？」長老道：「他這洞外可有甚麼鄰居麼？」山神道：「山凹之中有一家子姓皮，名字叫做個皮之和，他與羊角大仙相厚，朝夕往還。」長老道：「皮之和家裡可有個甚麼丫環、小廝麼？」山神道：「皮之和有一個親生女兒，叫做個皮大姐，年方六歲，他每日間到洞裡去耍子。」長老道：「那皮大姐怎麼樣打扮？」山神道：「皮大姐頭上小小的一個頂髻兒，上身青布褂兒，下身藍布裙兒，腳下一雙精緻的花鞋兒。」長老心裡想道：「皮大姐雖小，兒字倒多。」說道：「你且迴避著。」

好長老，搖身一變，就變做個皮大姐，頭上一個頂髻兒，上身青布褂兒，下身藍布裙兒，腳下一雙花鞋兒，輕輕的敲一敲洞門。有底洞說道：「今番是師父來也。」開了洞門，只見是皮大姐。有底洞說道：「皮大姐，你來耍子哩！」皮大姐說道：「媽叫我來看看你。」有底洞說道：「看我怎的？」皮大姐道：「媽聽見你和哪個爭鬧哩？」有底洞說道：「你和媽說，是個南朝和尚騙我的寶貝哩！」皮大姐道：「騙得去了沒有？」有底洞說道：「我師父出門之時，有個啞號兒，故此不曾騙得去。」皮大姐道：「是個甚麼啞號兒？」有底洞說道：「大凡是我真師父回來，先把頭上的巾點一點，次二把腰裡的繅抖一抖，次三咳嗽三聲。那和尚做得不像，故此不曾騙得去。」皮大姐道：「我家去哩。」有底洞說道：「有慢你，你明日再來，補你果子罷。」有底洞又關了洞門。

好長老，得了這個啞號兒，心中大喜，撇了皮大姐，又變做個羊角大仙，搖搖擺擺，到洞門口來叫一聲：「徒弟開門。」有底洞聽知是師父的喉嚨，說道：「門也開得我不耐煩了，今番卻是師父來也。」開了洞門，只見師父先把頭上的巾點一點，次二把腰裡的繅抖一抖，次三把個喉嚨嗽三聲。有底洞看見是個真師父，大笑一個不止。碧峰長老怕泄了天機，不敢笑，故意的問道：「你笑甚麼？」有底洞說道：「我笑那和尚假充你來騙我寶貝，是我識破了他，撞一鼻灰而去。」長老又故意的說道：「今番虧了你。」有底洞說道：「也不虧我。只是師父採的藥草何如？」長老故意的說道：「藥草俱全了，拿出寶貝來，我到後面山裡去補。」有底洞雙手遞過寶貝來。長老又得了寶貝，無量生歡喜，竟往後山而去，一道金光燭天，早已到了中軍寶帳，見了元帥，說了這一段情由，各自準備羊角仙人再來廝殺。

卻說羊角仙人採完了藥草，歸到洞口，做了三般啞號兒。有底洞說道：「你拿了寶貝，又做甚麼啞號兒？」羊角仙人大驚，細問一遍。有底洞把個前緣後故，細說了一遍。羊角仙人大怒，罵說道：「金碧峰，你出家人心腸忒狠，我若不拿住你，誓不回山！」叫一聲：「有底洞看了洞門，待我去拿了和尚再來。」即時跨上八叉神鹿，一朵祥雲，竟落金蓮寶象國。番王接著問道：「前日的寶貝補完了麼？」羊角仙人不好說被長老得了，只是含糊答應道：「完了。」姜金定接著問道：「師父寶貝補完了？」也說道：「補完了。」無底洞接著問道：「師父寶貝補完了？」也說道：「補完了。」番王道：「有勞仙長鶴駕遠臨。」叫左右的快擺齋來。羊角仙人道：「不勞齋，但著姜金定點兵出城，以便捆綁。」

卻說姜金定即時點起番兵，無底洞取出那一副臉子，隨著師父出了哈密西關，特來討戰。金碧峰長老說道：「那妖道又來討戰，少不得還是貧僧出去。」羊角仙人遠遠的高叫道：「好大膽的僧家！你三番兩次偷我的寶貝，是何道理？」道猶未了，取出一口寶劍，念動真言，宣動密咒，望空一撇，喝聲道：「中！」那口寶劍竟奔國師頭上而來。長老慢騰騰的說道：「貧僧是個出家人，怎禁得這一劍？」袖兒裡面把個指頭望空一指，其劍斜刺裡插著草地之上。羊角仙人大怒，說道：「好和尚，恁的欺人也！」把個八叉神鹿角上敲了一敲，那個鹿就急走如飛，手裡拿著一面魚鼓兒，迎風晃一晃，就變成做丈來多長碗來粗細的一根生鐵棍，照著長老頂門上一棍劈將來。長老說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唬殺了貧僧。你這一棍來，不把貧僧打做了一塊肉泥也！」叫一聲：「韋馱天尊何在？」韋馱天尊一手接住了那一根鐵棍，那一根鐵棍輕輕的落在地下。把個羊角真人激得只是暴跳如雷，大叫一聲道：「氣殺人也在！好和尚，你賣弄你有家私，若不擒你，誓不回兵！」即時叫無底洞接過水火花籃兒來，取出一件寶貝，就像一手小令字旗兒，高叫道：「和尚哪裡走！」把個令字旗照著長老的頂陽骨上一招。這碧峰長老雖是三千古佛的班頭，萬萬菩薩的領袖，然卻是杭州城裡湧金門外四大的凡胎，撲的一聲響，把個長老跌在地下，斜靠著那根九環錫杖，一路白煙入海而去。羊角大仙說道：「好了，這個和尚卻又乾脫了身。明日再來，定要生擒他去，才消咱恨。」卻說長老歸了寶船，轉到中軍寶帳。三軍老爺道：「國師為何不能取勝？」長老道：「多應他手裡的令字旗兒是個引魂幡，招了一招，把貧僧的真魂招將去了。」老爺道：「卻怎麼又得回來？」長老道：「多虧了我佛門中一位菩薩，叫做護法伽藍，扯轉了我的真魂。」老爺道：「國師怎麼又從寶船上轉上來？」長老道：「是我把根九環錫杖指水，水圍而歸，故此先上寶船，後登尊帳。」老爺道：「似此征進之難，何日是了！」長老道：「貧僧自有個道理。」老爺道：「還在幾時？」長老道：「好歹不出三日之外。」長老許了三寶老爺三日之內，要取金蓮寶象國，話便是如此說，心上卻也費好些經綸。

回到千葉蓮臺之上，坐過了三更，把個色身撇下，現出丈六紫金身，渾身上萬道金光，騰空而起。高張慧眼，只見羊角道德真君頂陽骨上一道白光，直冲東天門上。佛爺道：「原來此人不是甚麼妖仙鬼仙，乃是中八洞嫡支親派玉葉金莖。」佛爺尋思了一會，倒有兩分費周折。怎麼有兩分費周折？若不下手此人，此人不肯甘休；若是下手了此人，仙門上又不好看相。猛然間得一良策，佛爺說道：「罷，罷！自古道：『挖樹尋根。』我不免到東天門上去走一遭，自有個妙處。」

金光聳處，早已到了東天門門外。就有兩個走腳報信的在那裡，左邊跑過一個來。佛爺叫聲道：「行者！」那行者連忙的走近前來。只見他：披襟涼味臨秋扇，滿耳松聲入夜琴。佛爺道：「你叫做甚麼名字？」行者道：「弟子叫做清風行者。」道猶未了，右邊又跑過一個來。佛爺叫聲：「道童！」那道童連忙的走近前來。只見他：輪影漸移金殿碧，鏡光頻浸玉樓春。佛爺道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道童道：「弟子叫明月道童。」清風行者說道：「佛爺爺何事降臨？」佛爺道：「我有一事特來請教天尊，敢煩你們和我通報。」行者說道：「佛爺爺說哪裡話，弟子即時通報。」道童說道：「佛爺爺無事不來，弟子就去通報。」佛爺笑一笑道：

「清風明月無人管，也解慇懃送暖來。」一個行者、一個道童，即時請進佛爺爺，到於火雲宮裡。元始天尊接著，分賓主坐下。天尊道：「近日聞得佛爺臨凡，解釋僧伽厄會。」佛爺道：「因為臨凡，這如今造下了許多孽障。」天尊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佛爺爺有何孽障？」佛爺道：「因為南瞻部洲大明國朱皇帝欽命貧僧兵下西洋，撫夷取寶。才到金蓮寶象國，遇著一個仙家，賣弄他的本領，誇耀他的高強，貧僧有些不好處得。」天尊道：「佛爺爺佛力廣無邊，何難處之有？」佛爺道：「不是不能處，只是不好處。」天尊道：「怎麼不好處？」佛爺道：「欲待不下手他，他又不肯甘休；欲待要下手他，那些仙門上又不好看相。」天尊道：「佛爺爺如此慈悲，善哉，善哉！今日下顧貧道，尊意何如？」佛爺道：「是我昨日看見他頂陽骨一道白光，竟沖東天門上，必定是老祖師部下哪一位仙長。相煩老祖師查一查，查得是哪一位仙長，相煩老祖師善言勸解他幾聲，彼此有益。」天尊道：「既蒙佛爺爺下顧，貧道即當細查。」吩咐行者燒起聚仙香，念動追仙咒，只見上八洞、中八洞、下八洞、蓬萊、閼苑、三島、□洲哪一位仙長不曾查過，卻並沒有一個思凡。天尊道：「本部既沒有一個思凡，想是別一部的。」佛爺道：「是我親眼看見他的白氣直沖東天門上，豈有別部之理？」天尊道：「沒有指實，故此難查。」佛爺道：「他有許多寶貝，是貧僧取了他一件在這裡，即此就是個指實了。」天尊道：「請拿出來我看。」佛爺拿著寶貝在手裡，說道：「是這等一個瓶兒。」天尊看見，大驚失色，說道：「這是我火雲宮寶元庫的吸魂瓶兒。」佛爺道：「敢是哪一個妖仙闖進火雲宮偷了去的？」天尊道：「我這庫裡豈有哪個妖仙會偷得去？快叫徒弟來，把火雲宮寶元庫的寶貝查一查，看是何如。」

不知叫著哪一個徒弟，不知失了哪一件寶貝，且看下回分解。